



父女情

# 一回见 一回老

□古桂杰

周末,买了父亲爱吃的排骨回家。我用高压锅把排骨煮了15分钟后,出锅又红烧。父亲最爱吃这样的口味了。结果,他用筷子拨了几下排骨,唉声叹气地把筷子放在饭桌上。母亲笑着说:“肉都离骨了,你多少吃点儿,别枉费孩子的心意。”哪知,父亲跟了句:“这肉嚼不动,下次趁早别买了。老了真是不好过,以后我们俩撑不住了,就去养老院吧。”

我心里忽地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。费心买来,用心烹调,却落得这样一句话。而且他还嚷着去什么养老院,言外之意分明是怪我们不够孝顺嘛。

回家后,我又忙活了小半天。晚上我拨通了父亲的电话,他说:“爸的腿不听使唤,不想给你们增添负担,所以心情很糟糕。相见一回老一回。不求儿女常相伴,但求常相见。”

倏地,我的眼里噙满了泪,依稀回想起那个冬天的晚上,父亲在凛冽的寒风中接我下班的情景。

那年,我在一家糖酒公司上班。因为糖和酒是市民家庭大年的必备之物,每到年底工作更加繁忙。那时还没有购物超市,年前的10多天里,我们会加班到晚上8点多。当时,我们在屋里热火朝天地忙碌着,室外气温却在-20℃左右。一天晚上8点钟,杨经理坐面包车办事回来,走进办公室便冲我说:“你爸真是倔,让他进来坐着暖和,他偏说在外面锻炼锻炼。”

忙里偷闲,我哈腰在窗前,用手擦去凝结在玻璃上的雾气往外一看:昏黄的路灯下,父亲把二八自行车停在路边,而他则在马路牙子上来回小跑,间或踮起脚尖做伸展运动,在厚重的棉外套下,他的动作略显迟缓笨重。

终于下班了,我走出门外,一股寒气扑面而来。一见我,父亲乐呵呵地把自行车把迅速掉个头,然后从怀里掏出小棉垫放在后车架上说:“闺女,快上车,肚子一定饿扁了吧?”

“刚才你咋不进屋暖和呢?以后我还是坐公交车回家吧。”我嗔怪道。

“我进屋会影响你们工作的。公交车哪有我这车准时准点呀?只要老爸能骑车驮动你一天,你就得给老爸这个机会。”

父亲的话随着呼出的气飘荡在冬日的夜空里,好像一首永远贴心又贴肺的亲情歌。我把头靠在他的背上,双腿随着骑行中的自行车摇晃着,仿佛回到儿时父亲接送我上学的时候。

如今,父亲骑自行车真的驮不动我了。他的膝盖骨质增生严重,走平路迈步都吃力了,随之而来的便是脾气火爆。母亲能够理解,处处顺着他。而此刻,他只能倚在门前,盼着孩子常回家拉拉家常、聊聊工作。



争俏

郭俊



骨肉情

## 最怕半夜手机响

□王阿丽

自从爸爸患上心脏病,我和先生的手机就保持24小时不关机状态。

哥哥们常年在外工作,我和爸妈居住在同一城市,相隔的小区约10分钟路程,隔三差五我和先生会去看望爸妈。爸妈的作息规律很有规律性,晚上9点睡觉掐得真准,前一秒还听见电视声音响,后一秒就万籁俱寂了;早晨6点左右起床。在此期间内,我们的手机正常没有爸妈的来电显示。但是,5年前也有一次例外,真的是半夜惊魂。

那天是七夕节,我和先生去距家30公里的邻县,看一场鹊桥帐篷音乐会。晚上10点多钟,人群渐渐散去,我们也准备收拾帐篷返程。此时,先生的手机铃声响起,在这旷野的乡村夜晚,显得特别响亮刺耳。我拿起手机一看,是我爸打来的,随口对先生说:“这么晚我爸打电话,还没有睡觉,不会出了什么事吧?”赶紧接听,电话中传来爸爸低沉的声音:“我心脏病犯了,高压70,心跳35。”我一听,

蒙了。先生赶紧接过电话对爸爸说:“您别着急,先吃两粒硝酸甘油,在家躺好,我们马上拨打120。”随即先生拨打120,但接听的是我们当时所在的邻县120,发不了车。先生急中生智,打电话给他在当地当医生的妹妹,她家距我爸居住的小区不远。

幸运的是,当晚小姑子夫妇俩都在家,她们立刻安排急救事宜。我们胡乱收拾好帐篷立即开车回家,这几十里路开起来是如此漫长。心急如焚的我一边默默祈祷:“我爸没事的,我爸没事的,有小姑子夫妇两个医生在,一定会没事的……”一边紧张地观察着周围的路况,随时准备提醒先生注意安全。路灯一盏盏闪过,我的心也越提越高。半个小时后,小姑子来电话了,说她们直接开车把我爸送到医院急救室,上了观察仪、打了吊针,心跳恢复正常,已经脱离了危险。我心中的一块石头暂时落地了。

赶到医院后,看着躺在急救室的爸爸面色苍白,我强忍住泪水,安慰着他。

爸爸对我说:“我心里堵得慌,这次恐怕过不去。”我紧握住爸爸的手,给他打气:“别胡思乱想,现在医疗手段这么发达,会治好的。”凌晨2点,爸爸向我轻轻招手,他的声音很微弱:“我感觉真的过不去了,其他没有什么要叮嘱的,你把妈妈照顾好就行了。”我背过脸,擦去眼泪,紧握爸爸的手:“你必须和我一起照顾妈妈!”爸爸想了想,最终点了点头。

经过一夜的治疗,爸爸的病情稳定了下来。两天后,爸爸安装了心脏起搏器,终于转危为安,压在我们心中的一块巨石终于落地了。

有了这次半夜惊魂后,我和先生几乎每两天就去一次爸妈家,还买来了一些家用医疗急救书,给他们讲解一些简单的日常护理知识,准备了一些急救药,比如速效救心丸、硝酸甘油等等。有了这些,爸妈心里也不像以前那样担惊受怕了,而最让爸妈宽慰的是,我和先生轮流去爸妈家陪宿。我俩的手机依然24小时开机,但再也没在半夜响起。



骨肉情

## 最怕夜半铃声响

□张春风

夜深人静的时候,当手机铃声骤然响起,我的睡意全无。猛然坐起,二目圆睁,心跳加速,血压上升……问我为何如此,因为只有父母在发生极特殊的事情时,才会在这个时候打来电话!那可真令人害怕啊。

三年前的一天深夜,我的手机突然响起。在这寂静的夜里,手机的铃声显得特别响亮、清脆。我从睡梦中惊醒,拿起手机,听筒里立时传出父亲急促的声音:“闺女啊,你爷爷得了急症,像是心梗,要不行了,你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!”父亲的话吓得我六神无主。那晚,我们在医院里一直忙碌到翌日凌晨3点,爷爷还是没有能抢救

过来……从那以后,我就落下了“病根”——最怕深更半夜手机铃声响起。因为年迈的父母都在乡下,他们若是深夜打来电话,在我看来只有一种可能:他们发生了不测。

一天,0点23分,我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。我用颤抖的手摸到手机,看到屏幕上“老爸”二字时,急促的呼吸声掩盖了怦怦的心跳声。老爸那头传来歉意的笑声让我啼笑皆非。原来,老爸刚学会使用智能手机,像个孩子似的鼓捣到大半夜,一不小心就把我的号码拨了出来。他没来得及挂断,我这头儿就响了。哎,虚惊一场,我还是很庆幸,父母平安无事。

就在新冠肺炎疫情刚刚开始的时候,作为一名人大代表,我当然要冲锋在前,第一个报名争当志愿者。为了表决心,我还在微信上发了朋友圈。老妈上了年纪、睡眠少,一觉醒来辗转反侧,她打开手机,看到我发的朋友圈当志愿者的那条消息。老妈没念过几天书,识字不多,看得也是一知半解,以为我已经去了一线,情急之下,她什么也顾不上,立刻拨通了我的电话。父母惦记子女,天经地义,我再怎么害怕也不能责备老妈啊。

两次夜半铃响,幸好都没有我最怕的事情发生。铃声奏响的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牵挂,一个在这头,一个在那头。